



# 晏殊《珠玉词》“伤春”主题探究

An Exploration of the "Melancholy for Spring" Theme in Yan Shu's *Jade Lyrics*

曾彦颖

CHANG YEN YING

22ALB02603

指导教师：林良娥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5





# 晏殊《珠玉词》“伤春”主题探究

An Exploration of the "Melancholy for Spring" Theme in Yan Shu's *Jade Lyrics*

曾彦颖

CHANG YEN YING

22ALB02603

指导教师：林良娥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5

## **Copyright Statement**

©2025 Chang Yen Ying.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egree Title]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 目录

宣誓.....	vii
摘要.....	viii
致谢.....	x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研究背景.....	1
第二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6
第三节、研究范围.....	8
第四节、研究方法与难题.....	10
第五节、研究综述.....	12
第二章 “伤春”主题.....	15
第一节、“伤春”主题界定.....	15
2.1.1 文化源流.....	16
第二节、“伤春”主题类型划分.....	18
2.2.1 早春.....	19
2.2.2 盛春.....	22
2.2.3 暮春.....	24
第三章 “伤春”主题意象与情感.....	29
第一节、“伤春”主题的意象.....	29
3.1.1 植物意象.....	29
3.1.2 动物意象.....	31
3.1.3 气候意象.....	31
第二节、“伤春”主题的情感.....	32

3.2.1 时光易逝、及时行乐.....	33
3.2.2 富贵闲愁.....	35
第四章 “伤春”主题写作手法.....	38
第一节、修辞.....	38
4.1.1 比兴、拟人.....	39
4.1.2 对仗、映衬.....	40
第二节、情景交融与借景抒情.....	41
结语.....	44
参考文献.....	46
附录.....	49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曾彦颖 CHANG YEN YING

学号：22ALB02603

日期：2025 年 9 月 8 日

## 摘要

晏殊《珠玉词》词风典雅清丽，犹以表达春愁、伤春情怀见长，展现出晏殊其人对生命与人生无常的哲思。晏殊作为北宋词坛奠基性人物，其词作多描绘春景、寄托情思，展现出浓厚的“伤春”意蕴，形成其特有的婉约风格与抒情方式。本文以“伤春”为核心主题，聚焦其词中对季节流转与人生无常的慨叹，透过具象化的意象与深层情感建构出独特的审美意境。本研究将探析其中“伤春”主题的文化渊源、意象表现、情感层次与艺术手法。“伤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抒情传统，在晏殊的词作中表现出富贵闲愁、时光易逝、离情别绪等多重情感维度，兼具审美性与哲理性，反映宋代文人感慨人生无常与追求从容洒脱的心理状态。研究首先界定“伤春”的主题与传统文化根源，指出此类情感在继承了唐人“惜春”传统的同时，又在词中发展为更具主观情感色彩的抒怀方式。随后，笔者将《珠玉词》中二十八首含有“伤春”意蕴的作品依照时间意象分类，继而将晏殊的词作分为早春、盛春、暮春三种“伤春”类型，进一步从自然意象如花、柳、燕、风雨等角度入手，解析其如何融情于景、借物言志，构建多重情境。通过分析可见，晏殊善用对仗、衬托、拟人等手法，使词作充满抒情张力。同时，文章运用细读法深入剖析其婉约含蓄的语言风格与情景交融的修辞方式，揭示晏殊是如何以优雅词章表现生命的短暂与人世的无常。最后结合叶嘉莹《灵谿词说》中相关评价与现代学者对晏词的评价，指出晏殊“伤春”不仅体现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心态，也彰显了其在词中的独特地位与艺术高度。晏殊的“伤

春”至此不仅展现其个人情思，也隐含他对世事无常、韶华易逝的体认，本文旨在分析晏殊“伤春”主题的多样性与多维意涵，展现其词中“情”与“理”的独特交织。

【关键词】1. 晏殊；2. 《珠玉词》；3. 伤春主题；4. 婉约词风；5. 宋词美学

## 致谢

本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众多师长与亲友的指导、支持与鼓励。在此，我谨向所有曾给予我帮助的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首先，衷心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林良娥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悉心指导与耐心点拨。从选题构思到结构调整与语言润饰，林老师始终以严谨治学的态度与深厚的学术素养引领我不断前行，使我在学术探索的路上受益匪浅。

同时，我也要感谢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所提供的良好学术环境与资源平台，让我能够安心钻研，并与同侪交流切磋，拓展视野，深入思考。感谢中文系各位任课老师在我本科三年学习过程中给予的知识传授与教诲。

我亦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理解、支持与鼓励。在我专注学业的岁月里，是他们给予我最坚实的后盾，让我得以安心学习，完成这篇论文。

此外，感谢我在大学期间的同学与朋友们，感谢每一位为我提供灵感、给予建议、默默陪伴的朋友们，陪伴我走过这段充满挑战而又充实的时光。

谨以此文，致谢所有曾经给予我温暖与力量的人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研究背景

晏殊（991-1055），字同叔，谥元献，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 年）。<sup>1</sup>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五岁能诗，十四岁即以“神童”身份中进士，奠定其日后卓越的政治与文学地位。晏殊是北宋真宗、仁宗朝孕育出来的一位士大夫领袖，才华早露，暴得大名，却又仕途通险而平稳，无大起落，几十年一直处于士大夫人人敬仰的政坛、文坛中心地位，因此他的文学活动便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而具有表率作用和群体效应。<sup>2</sup>在文坛之外，他历仕三朝，其身份使其文学创作不仅关乎个体抒情，更反映了士大夫文化中对道德、节制与规范美的追求。

学者吴梅曾说：“论词至赵宋，可云家怀隋珠，人抱和璧，盛极难继者矣。然合两宋计之，其源流递嬗，可得而言焉。”<sup>3</sup>这一评价意在强调宋词在整个词史发展中的巅峰地位，词在宋代不仅于艺术技巧上臻于极致，更在思想情感层面展现了高度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尽管北宋与南宋在政治形势和社会风貌上有所差异，但词体的演进脉络却有迹可循，呈现出承续与发展的双重特征。两宋词人彼此影响、互有呼应，形

---

<sup>1</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 3。

<sup>2</sup>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页 188。

<sup>3</sup> 吴梅，《词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页 49。

成完整且绵延不绝的文脉。“大抵开国之初，沿五季之旧，才力所诣，组织较工。晏欧为一大宗，二主一冯<sup>4</sup>，实资取法，顾未能脱其范围也<sup>5</sup>”<sup>6</sup>，宋初词坛尚承晚唐五代余韵，词风尚未脱离旧制，然结构已渐趋精巧，表达亦更细腻，此时期的作品虽在题材与用语上仍有局限，但已展现出艺术上的独特功力。晏殊与欧阳修作为北宋词坛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婉约词派的基本风格。魏庆之在《词话》中评价晏殊、欧阳修等人的词风时指出：“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耳。”<sup>7</sup>此语既肯定晏词之高远格调，又暗示其词更近于诗，虽偶有不协音律之处，却自成高雅风格。

晏殊是北宋词坛的重要词人之一，其风格脱胎于南唐词人冯延巳。<sup>8</sup>冯延巳词风以婉约细腻、情致缠绵著称；“歌词特婉丽，尤喜江南冯延巳之作”<sup>9</sup>，晏殊在继承其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典雅精致的词风，以其《珠玉词》奠定了北宋婉约词派的基石。此外，学者吴梅也认为宋词应以元献为首，所作《浣溪沙》，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语，为一时传诵。<sup>10</sup>晏词温婉清丽、华贵典雅<sup>11</sup>，在《浣溪沙》中的这一联句更是流传千古，道尽春日光景易逝与人事无常之感，成为“伤春”主题的经典表述。宋人王灼于《碧鸡漫志》卷第二中也评价道：“晏元献公，风流缜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sup>12</sup>“温婉清丽”体现出晏殊词中特有的情感表达上的

---

<sup>4</sup> 二主，即李煜、李景，与冯延巳则为晏欧创作的重要蓝本。

<sup>5</sup> 虽然有所继承与模仿，但尚未完全跳脱南唐词风的框架，仍在前人影子中摸索前行。

<sup>6</sup> 吴梅，《词学通论》，页49。

<sup>7</sup> [宋]魏庆之，《魏庆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02。（注：以下采用《词话丛编》皆出自同一版本，故编者及出版讯息不再赘述）

<sup>8</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

<sup>9</sup>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一册）》（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页196。

<sup>10</sup> 吴梅，《词学通论》，页50。

<sup>11</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6。

<sup>12</sup>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2“各家词短长”，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页83。

细腻与含蓄；“华贵典雅”则突出其语言辞藻之精工与格调之高雅。王灼的评价正是对晏殊词风兼具人格魅力与艺术风采的肯定，因其作品以温润秀雅，清新俊逸为主要风格，而其中的“伤春”主题尤为突出。这一主题不仅承载了词人对自然的敏锐感知力，亦深刻反映了他对时间流逝、生命无常的哲思，风格上的温婉清丽体现出晏殊词中特有的情感表达的细腻与含蓄的闲愁，形成了艺术与思想的统一。晏殊对词体的认可，不仅在数量上可观，也开拓运用新曲调，同时他也将上层文人优裕生活的富贵气象融入传统小令词中<sup>13</sup>，赋予词体更为丰富的题材与格调，推动其从宴乐之词向审美、文学化的方向转型。

“伤春”这一主题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悠久。从《诗经》到汉乐府，再至唐代诗歌，春天一向被视为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象征，常用于寄托希望与美好。然而，春光虽美，却稍纵即逝，也因此激发了诗人们对时光易逝、年华短暂的感伤之情。唐代时诗人们以更为丰富的自然意象加深了伤春情绪的表达，形成了感怀与景物交融的抒情传统。这一传统延续至宋代，并在晏殊的词中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温婉精致、含蓄的艺术风格。如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是富贵闲情的表达之一。<sup>14</sup>这首词中流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是一种典型的闲情，之所以称其为“闲”，是因为这种情绪并非生存所必须，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感受，仅仅属于那些拥有闲暇时间的人。<sup>15</sup>这类情绪不是迫切的悲痛，也并非源自生活重压，而是在闲适中对美好事物流逝的细微体察，是审美层面的内省体验。对于那些为生计四处奔忙的劳碌者而言，他们没有时间或精力去体会和消遣这样的闲情，而能够拥有这种闲情的人，多是那些物质生活

---

<sup>13</sup> 何宇虹，〈晏殊词学思想内涵与意义〉，《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页18。

<sup>14</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页218。

<sup>15</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19。

丰裕的富贵之人，因为为生计奔波之人的情感表达更多与现实苦难有关，很少腾出心神去感怀自然变迁或情绪细流。他们因为已经具备了充足的生活条件，不需为日常生计操劳，因而拥有大量闲暇去探索和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因此能够用心体味内心深处那种细腻而闲散的情感。<sup>16</sup>这种情感表面上看起来或许无足轻重，却因其细致入微与情理交融，而成为晏殊词特有的心理特质。

在中国文学史上，“伤春”与“悲秋”是一个重要且源远流长的表现主题，在宋词中，这一主题表现得更为强烈和集中。<sup>17</sup>“伤春”作为抒情传统的重要一脉，不仅反映出文人对时序更替的敏感，也承载着浓厚的生命意识与文化情结，尤其在宋代词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深化。诸如“春愁”、“春怨”、“春思”、“春恨”、“春病”等情绪涌现，构成浓厚“伤春”氛围。<sup>18</sup>所有这些“伤春”情感，有的是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而发，大多属于毫无来由的“闲愁”。<sup>19</sup>而“闲愁”作为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情绪类别，虽无特定对象，却更能体现宋人细腻敏感、内省内怜的情感特质，也构成婉约词风格的重要基础。因此，伤春，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表现<sup>20</sup>，而晏殊将自己对于人生短暂、生命有限、岁月无情的感慨融于其作品之中，并以伤春的形式去呈现出来。这种借春光流转引发的生命叹息，不仅反映了晏殊对年华易逝的深切感受，也折射出他在富贵闲适中依旧敏感细腻的情思，将个体的生命体验升华为具有普遍共鸣的抒情主题。

---

<sup>16</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19。

<sup>17</sup> 张玉璞，〈“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齐鲁学刊》2002 年第五期，页 63。

<sup>18</sup> 张玉璞，〈“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页 64。

<sup>19</sup> 张玉璞，〈“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页 64。

<sup>20</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济南：齐鲁书社，2004），页 42。

二晏年谱中云：“性刚峻愎急”<sup>21</sup>，而学者邓乔彬也说：“晏殊赋性刚毅，为词却温润和婉，他生于承平，志得意满，政事之外，日以诗酒为乐。”<sup>22</sup>这反映了晏殊复杂的内心世界，在安逸的表象下，晏殊对时光流逝和人事无常有着深切的感悟。他在《采桑子》中感叹“时光只解催人老”<sup>23</sup>，对年华老去的不舍和无奈跃然纸上；在《木兰花》中又写道“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sup>24</sup>，通过人事散去的遗憾反映了对往昔的深深怀念。而在《踏莎行》中，“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sup>25</sup>，则以相思的烦恼展现了离别的愁绪。这些词句不仅是对生活中真实情感的记录，更体现了他对时间、人生的哲学性思考。晏殊的词作看似闲适柔婉，实则在温润的表层下蕴含着深沉的叹息，既抒发个人感怀，又折射出普遍的人生哲理。晏殊在“伤春”中融入对时光的叹惋、闲愁的体味与别离的伤感，使得“伤春”不仅关涉自然节序的感叹，更深刻映射了宋代文人复杂精细的心理状态与人生体验。

李煜、李璟通过春花秋月等自然意象，表达家国之殇和个人的悲情，而晏殊则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伤春情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闲愁”，这是一种富贵之中的细腻感怀，与南唐的亡国之痛形成鲜明对比。“闲愁”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文化心理，在富贵安逸的生活背景中，他们往往更容易生出对春光流转、时光易逝的感伤，与亡国诗人沉痛悲壮的情绪相比，晏殊的“伤春”显得更为温润含蓄。例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sup>26</sup>，以落花和归燕的自然现象映衬人生无常，展现出一种淡雅又深刻的伤春情怀。“无可奈何花落去”感慨

---

<sup>21</sup>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一册）》，页196。

<sup>22</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105。

<sup>23</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59。

<sup>24</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79。

<sup>25</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08。

<sup>26</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21。

时光逝去的无奈,是生命的自然,不可更改,“似曾相识燕归来”又透出一种希望,“独”表达出孤独,因此得以看出晏殊词的特点就是情感委婉圆润,哀而不伤,点到为止。<sup>27</sup>这种抒情方式体现了晏殊艺术风格中的典雅与节制,不铺张、不激烈,却在克制中蕴含深情,展现了宋代婉约派的独特审美旨趣。

## 第二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研究晏殊《珠玉词》中“伤春”主题的动机源于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艺术魅力。春天引发的感情一般是哀怨之情,谓之“伤春”。<sup>28</sup>伤春有两种,一种是盛春之伤,所谓见乐景生悲情,但伤春中更多的是另一种暮春之伤,即见悲景生悲情;和悲秋是一个道理。<sup>29</sup>秋是岁之暮,暮春是春之暮,秋是草木凋零,暮春是落红满地,都是一片衰败的景象。<sup>30</sup>因此,“伤春”是古代文人表达人生感悟的重要主题,而晏殊的“伤春”主题既继承了传统,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含蓄蕴藉的笔法和哲学性的思考,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意境。

晏殊的“伤春”主题还反映了北宋初期文人群体的普遍心理特征。相较于唐代诗人的家国情怀与政治理想,宋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个体生命与内心世界。在词这种“心绪文学”里,更能够体会到众多的伤春悲秋之作是源于人们潜在的生命意识。<sup>31</sup>无论是感叹韶华流逝,亦或者是叹息时光的推移,那些没有显达地位或未能实现抱负的

---

<sup>27</sup> 蒋春燕,〈晏殊《珠玉词》词风分析〉,《文学教育(上)》2019年第四期,页41。

<sup>28</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26。

<sup>29</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26。

<sup>30</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26。

<sup>31</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43。

人就暂且不提，而那些身居高位、官至人臣之极的人，其作品中也充满了对春天的感伤情调。即便是处在显赫地位、无须为生计奔波的富贵之人，他们的作品中依然渗透出对时光流逝和生命无常的感慨。这种“伤春情调”不只是困顿者或落魄者的专属情感，而是超越阶级、渗透在当时文人心境的一种普遍感受。对于位极人臣者而言，这种感伤情绪更多体现为闲情中的细腻感知和对人生短暂的叹息，如晏殊的《踏莎行·小径红稀》，这是一首描绘暮春初夏景象，书写时序流逝轻愁的小词。<sup>32</sup>词人通过杨花乱舞、翠叶藏莺等意象，展现出春日将尽的景致。而结尾“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以斜阳映照深院的场景点出时间飞逝的感叹，透露出一种闲愁中对人生无常的深沉体悟。

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析晏殊《珠玉词》中伤春主题的内涵及其艺术表现，揭示晏殊如何将这一传统主题与北宋文化背景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词作。首先是探讨伤春的文化背景，分析伤春主题的成因以及在宋词中的演变，揭示其在晏殊词作中的独特表现，同时将晏殊的“伤春”分为“早春”、“盛春”与“暮春”。

再者则是分析“伤春”的表现形式，以探讨作者如何运用意象、修辞、情景交融等手法，将“伤春”主题呈现出来。晏殊出于冯延巳着力不重的抒情，而向纵深发展，达到了情景交融、情趣与意象有机结合的境界。<sup>33</sup>晏殊通过丰富的意象、巧妙的修辞和情景交融的手法，赋予“伤春”主题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后便是为了探析晏殊的“伤春”所隐含的哲学意义，晏殊的伤春不仅是对自然变化的感伤，更是一种对生命无常的具有哲学性的反思。晏殊的伤春不仅是一种对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感慨。本研究试图揭示其作品中“伤春”情感的指向，是单纯的个人忧思，

---

<sup>32</sup> 唐圭璋、缪钺、叶嘉莹等，《唐宋词鉴赏集成（上册）》，页 508。

<sup>33</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 204。

还是对时间流逝与人生无常的深刻思考。学者邓乔彬提出，伤春是人生速逝之感，是生命意识的体现，从珍惜生命中既可生出积极有为、自我勉励之志，又可化作消极颓放、及时行乐之情。<sup>34</sup>因此，通过研究晏殊的词作，能够深入挖掘这种情感背后的思想内涵。同时，晏殊的“伤春”主题具有极高的艺术表现力，笔者希望通过揭示其作品在意象运用和情感表达上的独特，挖掘“伤春”主题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

### 第三节、研究范围

本文以晏殊的《珠玉词》为研究对象与范围，围绕着“伤春”主题进行分析，从意象、情感、表现手法等数方面进行解读。

“伤春”主题往往集中呈现在暮春之际，这一时期草木开始凋零、繁花渐谢，自然万象由盛转衰，极易引发词人内心的感伤与情绪波动。春天本身便富于动感与变化，而暮春的时节更承载着一种即将终结的预兆，因此常成为词人寄托情感、抒写哲思的重要时机。对于晏殊而言，暮春不仅是季节的自然转折，更是一种情绪与生命意识的触发点。在其“伤春”词中，所表现出的多是暮春特有的感怀，即由景生情、因物起兴的审美过程。在时间这一研究范围内，本文会分析“伤春”主题对早春、盛春、暮春等时间点的描写，作者是如何透过对春天的描绘去赋予自然现象深刻的情感和意义。

---

<sup>34</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44。

晏殊的《珠玉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包括各种自然环境与现象。这些意象不仅描绘了自然景物，还承载着词人复杂的情感与哲学思考，是伤春主题的关键表现手段。通过这些意象，晏殊成功地将自然现象与时间流逝、人生无常的深层次主题结合起来。

唐宋词的抒情常带哀感，却大多超越现实功利，源自词人内在情绪与心境波动，展现出若有若无、轻盈渺远的“闲愁”。这种感情不同于沉重具象的现实愁苦，更接近于一种缥缈的感怀。词人因内心闲适，往往以超脱视角体察自然万象，将与个人利害无涉的风花雪月视作情感寄托，形成一种温和节制的轻愁。晏殊的“伤春”正体现此种“闲愁”意蕴，不同于唐诗浓烈的家国之思，也异于南唐词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沉痛。他的“伤春”多表现为对时光流转、生命无常的细腻感悟与温婉反思，呈现出感伤而不悲怆的情绪特质。本文将探讨晏殊的伤春情感如何在“闲愁”的基调下体现他对人生无常的独特理解。

晏殊的伤春主题不仅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表达，也反映了北宋初期文人群体的文化心理特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人逐渐从对家国大义的关注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反思，对于伤春、惜春之情以及时行乐相劝、自劝者在宋词中甚多<sup>35</sup>，晏殊的伤春主题正是这一文化转型的代表。本文将结合北宋初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伤春主题在当时的文学氛围和文化价值中的独特地位。

---

<sup>35</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46。

#### 第四节、研究方法 with 难题

“细读法”是新批评创造的一种具体的批评方式，它是建立在对文本语义的细致分析基础上的。<sup>36</sup>所谓“细读”指对文学作品重点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在阐明每首诗中各种因素的冲突和张力的基础上把握这首诗的有机统一，即诗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相关的并围绕着作品的中心悖论展开的。<sup>37</sup>细读法注重对文本的词语、修辞手段及整体结构的分析从而去理解文本的深层语义和隐喻意义。本文将以细读法作为核心研究方法，通过对晏殊《珠玉词》中“伤春”主题相关词作的逐字逐句分析，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情感、意象及其艺术表达。细读法强调对文本细节的深入挖掘，适用于晏殊作品中含蓄蕴藉、情景交融的表现风格。

细读法首先聚焦《珠玉词》中频繁出现的核心意象，也就是各种自然意象，进而去分析其象征意义和情感功能。例如，在《踏莎行·细草愁烟》中，“细草愁烟，幽花怯露”通过赋予草与花拟人化的情感，使自然景象成为伤春情感的外化表达。

“愁”字和“怯”二字，表现了作者极细腻的情思，且与细密的对偶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sup>38</sup>细读法帮助揭示这些意象如何在晏殊的创作中承载复杂的情感，如时间流逝的无奈与生命短暂的哲学思索。“愁”表达了细草烟霭中的感受，“怯”描写了幽花在晨露中的感受，表面上说的是花和草的心情，实际上是通过草与花的人格化来表明人的心情。<sup>39</sup>

---

<sup>36</sup>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153。

<sup>37</sup>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页153。

<sup>38</sup> [宋]王禹偁等著、雅瑟主编，《宋词三百首鉴赏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页63。

<sup>39</sup> [宋]王禹偁等著、雅瑟主编，《宋词三百首鉴赏大全集》，页63。

晏殊的伤春主题往往通过多层次的情感表达呈现，从对自然变化的细腻感知到对生命无常的深刻叹息。例如，在《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明为怀人，而通体不着一怀人之语，但以景衬情。<sup>40</sup>词人从落花的无可挽回延伸到对燕归的隐约希望，情感基调从无奈到稍许慰藉层层递进。细读法通过对词句细节的解读，深入揭示伤春情感在层次上的流动性。

在研究时所面临的难题有数个方面，其一是情感隐晦的解读难度。晏殊的伤春情感常常通过含蓄的语言和隐喻的意象表达，难以直接提炼出核心情感。例如，《踏莎行·小径红稀》中“斜阳却照深深院”既是一种自然景象的描绘，又隐含了对时间流逝的复杂感受。如何从这种隐晦的表达中准确提炼出词人的情感核心，是研究的一大难点。其二为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分析。晏殊的伤春主题通过多种艺术手法呈现，包括意象的多层次运用、情景交融的表达方式等。这些手法往往相互交织，难以单独归纳和分析。例如，“无可奈何花落去”既是对自然的细腻描写，又是对人生哲学的隐喻。研究如何将这些手法结合，是分析的重点和难点。其三为“伤春”主题的文化价值挖掘。伤春主题不仅是一种个人情感的流露，还承载着时代背景与文化心理的复杂内容。如何将晏殊的个人表达与北宋初期的文化环境结合，准确揭示伤春主题的文化意义，是研究中需要克服的挑战。

---

<sup>40</sup>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页64。

## 第五节、研究综述

晏殊的《珠玉词》以伤春主题为核心，展现了北宋婉约词派独特的魅力。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敏锐观察和细腻描写，将个人的闲愁情感与普遍的人生哲理巧妙结合，创造出既优雅隽永又深刻含蓄的艺术境界。晏殊的伤春主题承继了中国文学传统中对春天短暂与生命无常的哲学性思考，同时融合了北宋时期文人闲适的生活状态和独特的心理特质。在富贵闲情的背景下，晏殊的伤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时光流逝的敏感与对生命短暂的叹息。其词作通过自然意象和情感表达，将个体情感与普遍人生哲理结合，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境界。为全面深入理解这一主题，笔者参考了前人研究成果，以下是主要研究成果及其对本研究的具体贡献。

在前人研究方面，笔者通过前人的研究得以挖掘晏殊与“伤春”主题的文学传统，吴小英在《唐宋词抒情美探幽》中提出“富贵闲情”的概念，指出晏殊的“伤春”超越个体哀愁，反映出贵族士大夫在闲适环境中的普遍情绪波动，强调意象与情感的紧密联系。邓乔彬在《唐宋词美学》中则从哲学层面解读“伤春”的美学意义，强调其核心为对时间流逝与生命短促的深刻感知，为本文剖析晏殊词中的时间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学者吴梅亦在《词学通论》中针对晏殊的生平与词作提出评价，认为其词“富丽温厚”，不仅开北宋词风之先，还在题材上融会抒情与咏物，形成了典雅而不失深意的风格特征，体现出文人词在审美与教化之间的平衡追求。

此外，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和《唐宋词鉴赏集成》详细解析了晏殊词作，其中包括“伤春”主题的经典作品。这些鉴赏为笔者的文本细读法提供了具体方法指导，尤其是在语言、修辞与情景交融手法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刘扬忠的《唐宋

词流派史》梳理了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流派特征，尤其对北宋婉约词派的系统研究，帮助笔者理解晏殊在婉约词派中的风格定位以及其作品与整体流派特色的关联性。

再者，在伤春主题的艺术表现上，笔者参考了学者蒋春燕与张玉璞的期刊论文以及学者李春艳、隋赫楠与冯旆旎的硕士学位论文。学者蒋春燕在《晏殊〈珠玉词〉词风分析》中指出晏殊词作的温润秀雅和哲学沉思，强调了其“伤春”情感的独特表达。这篇论文帮助笔者更好地理解晏殊词作的艺术特色，并进一步明确其在北宋词坛的地位。学者张玉璞在《“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中探讨了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文化根源与表现形式，指出这一主题是文人情感对自然景物敏锐感知的艺术化呈现。学者叶莉于《试论晏殊词的审美特色》中指出，晏殊词的审美特色主要体现在“以理节情、含蓄蕴藉、纤细柔美”三方面，表现出其理性与情感交融、内敛而深婉的独特词风。

晏殊生平经历方面，学者夏承焘在其《唐宋词人年谱》中针对晏殊生平与文学成就等提出，他自幼聪慧，家学渊源深厚，入仕后仕途顺遂且文学造诣高，展现其从容豁达的品格。此外，学者何宇虹《晏殊词学思想的内涵与意义》一文中针对晏殊的个人生平经历及其仕途背景，指出晏殊词学思想体现出对“温柔敦厚”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强调词应承载文人的道德理性与情志平衡的审美理想。

学者李春艳的研究集中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指出落花在宋词中不仅继承了唐代诗歌的伤春传统，更在社会动荡、士人心理及词体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审美意象，表现出时光易逝、悼亡、羁旅与家国之痛等多重内涵。学者隋赫楠从心理学视角切入，以“伤春悲秋”意象为对象，结合内容分析、实验研究与进化心理学解释，发现这一意象常引发混合情绪，并与时间意识密切相关。学者冯旆

旎则在《全宋词》整体语境下对植物意象进行系统考察，通过统计与分类揭示了植物意象的广泛性和层次性，尤其强调“伤春”“悲秋”类植物所承载的生命意识与隐逸情怀，反映了宋人独特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心态。

研究晏殊的伤春主题，能够更好地理解北宋文人在相对安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从宏大的家国叙事转向个体生命与内心世界的关注，也能够深入挖掘其在艺术表现上的独特贡献。从富贵者的视角出发，他的词作超脱了现实的利害纠葛，而更多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感怀与人生哲学的沉思，展现出闲适雅致的精神世界。通过对时间流逝和生命无常的多维度表现，晏殊的伤春主题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情感表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启示。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成果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学术背景和深入的理论支持。从吴小英对“富贵闲情”的概括到蒋春燕对晏殊词风的细致剖析，再到邓乔彬对伤春哲学意义的解析，这些研究成果共同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同时启发了笔者从多角度全面探讨晏殊《珠玉词》中“伤春”主题的可能性与独特性。

## 第二章 “伤春”主题

### 第一节、“伤春”主题界定

“伤春”作为词中重要的抒情主题之一，其形成与发展与古典文学中的“缘情”息息相关。“簸弄风月，陶写性情”是词的“缘情”特性，和“情”的内涵的合适定义。<sup>41</sup>“簸弄风月，陶写性情”体现了词体本质上对个体情感的强调，而“伤春”正是此类“性情之作”的典型表达。正如明代杨慎《词品·序》中所言：“诗词同工而异曲，同源而分派。”<sup>42</sup>词体虽别于诗，但同样承载诗人之性情抒写，而“伤春”便是这种分派中最能体现细腻情感的一支。相比爱情主题的直接浓烈，伤春所体现的多为隐约含蓄、细腻委婉的“闲情”与“感慨”之情，往往不因具体事件而起，却能触动人心最柔软之处。南北宋时期最能见其本色与体现自身风格的都是“缘情之作”<sup>43</sup>，除却爱情以外，还有另一种“情”，即闲情与感慨。<sup>44</sup>南北宋时期，词人们善于借助春光易逝的自然规律抒写内在情感，使“伤春”这一主题不仅具备审美层次，也承载哲理意味。晏殊的伤春词，正是这一传统的代表，其情感表达常在富贵从容中透出幽微惆怅，映照出时代氛围下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面貌。

---

<sup>41</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11。

<sup>42</sup> [明]杨慎，《词品》“词品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页408。

<sup>43</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12。

<sup>44</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13。

以伤春为主题的词作大多为借助春天的消逝而忧伤，伤春作为比兴寄托的手法，为亲友知己的离去而感怀。<sup>45</sup>唐宋词人借助“伤春”与各种代表性意象来表达喜怒哀乐。<sup>46</sup>如在《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句，借景寄情，传达出一种圆融通透的生死观与时间意识。对此，叶嘉莹评论道，“在伤春之哀悼中，却隐含了对于消逝无常与循环不已之两种宇宙现象的对比的观照。”<sup>47</sup>这一类将时间哲理与情感体验交融的写法，使晏殊的“伤春”主题不仅流露哀愁，更引人深思。因而，晏殊的“伤春”并非单纯的感伤或个人悲情，而是一种“在柔情锐感之中，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之理性的观照”。<sup>48</sup>在他笔下，春之易逝不仅令人怅惘，也唤起人们珍惜当下、体悟人生的理智与从容。

### 2.1.1 文化源流

“伤春”主题的文化背景可以追溯至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唐代诗歌<sup>49</sup>，春天在文学中常被赋予美好和希望的象征意义。然而，春天的短暂与春景的稍纵即逝也常引发诗人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伤春悲秋是古代中国诗歌的重要表现内容，惜春感时，叹韶华易逝，怀土思友，这些愁绪与春秋的自然景物天气风貌相互纠葛影响。<sup>50</sup>例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中所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sup>51</sup>。又

---

<sup>45</sup> 王安多，〈论唐宋词中的伤春主题〉，《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5年第3期，页68。

<sup>46</sup> 王安多，〈论唐宋词中的伤春主题〉，页68。

<sup>47</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新北：正中书局，2013），页112。

<sup>48</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2。

<sup>49</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18。

<sup>50</sup> 隋赫楠，《“伤春悲秋”文学意象诱发混合情绪及时间认知启动研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页1。

<sup>51</sup> 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31。

如《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sup>52</sup>，已蕴含了春景中夹杂感伤的情绪。这种伤春意识，源于古人对天地节令变化的敏锐观察，也深植于人对自身生命流转的体认之中，是早期伤春的经典体现。在唐代，诗人们通过自然意象，进一步深化了伤春主题的情感维度，而这种传统延续到了宋代，并在晏殊的作品中得以升华。

至宋代，尤其在词这一文体中，“伤春”被推向新的艺术高度。词体的婉约、缠绵特性，尤适合表达对时光流转、青春消逝、盛景易谢的细腻感慨。伤春不仅是对春日终将归去的惋惜，更成为表现生命无常、情感波动与人世别离的重要载体。晏殊，作为北宋婉约词的奠基者之一，对伤春主题尤为偏好。他的词中，“春”不再仅是自然季节的描写对象，而是引发感时怀旧、寄托内心情绪的媒介。通过词中对花、风、燕、柳、雨等意象的反复咏叹，晏殊赋予春天一种温柔却易逝的特质，“伤春”在其词中成为生命感悟与抒情哲思的集中体现。

晏殊词自北宋以来，历经千年传颂，至今仍被视为“北宋词坛领袖”。其词风温润典雅，风格开阔，情思深远，不仅影响后代词人，也获得近现代学者的高度评价。他的作品在继承五代词风的基础上自成一格，兼具艺术格调与哲理思维，成为北宋词坛风雅传统的重要奠基者。周颐在《蕙风词话·续编》中更直言：“《阳春》一集为临川《珠玉》所宗。”<sup>53</sup>说明在词体传承上，晏殊实有承续与开拓之功。叶嘉莹在《灵谿词说》中前论冯延巳时亦引刘攽语曰：“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sup>54</sup>，可见后人普遍认为晏词有继承冯词之处，且在艺术成就上并驾齐驱。

---

<sup>52</sup> 周振甫，《诗经译注》，页243。

<sup>53</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0。

<sup>54</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0。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晏殊《蝶恋花》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sup>55</sup>为“人生三境界”之“第一境”代表，指出其意境之高远，情思由景起，展现出词人心志的孤高与哲思，远非一般婉约词人所能企及。

北宋前期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城市经济繁荣、物质财富大量增加和都市文化娱乐设施的普遍建立，以及最高统治者优容厚待士大夫的政策等，极大地鼓励了文人学士官僚士大夫参加艳冶游乐活动和享乐文艺创作的热情。<sup>56</sup>晏殊生活在宋仁宗时期，这是一个政治稳定但文化思潮转型的时代，文人对人生的思考逐渐从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向个人情感与哲学反思，这为伤春主题的深入表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伤春成为词人表达生命意识的重要方式。晏殊的伤春情感，正是这一文化背景的产物。伤春不仅是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更是一种哲学性的沉思。通过分析晏殊的伤春主题，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文化转型的特征，以及这种转型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晏殊通过对自然意象的运用，将对春天流逝的感慨融入对时间无常的深层次思索。他的伤春并非单纯的个人忧愁，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

## 第二节、“伤春”主题类型划分

“伤春”虽属于同一主题，但在具体表达上却是丰富多样的。词人因所处时令、个人境遇、心理状态的不同，其对春日之感的体会也不尽相同。因而，在晏殊词中，

---

<sup>55</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中三境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4245。

<sup>56</sup>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页117。

“伤春”主题的词作可以依据时间、感受与情绪倾向的差异，初步划分为早春即伤、盛春先怅、暮春感逝。

这三类类型虽同属“伤春”，但在情感浓度、景象描写及词人心理活动的呈现上各具特色。早春之“伤”常体现为未见春景已先生惋惜，寓有未得之憾；盛春之“怅”则多是在繁华正盛之际生出预感终结的怅惘，情感较为含蓄；而暮春之“感”最为直接，伴随着春景凋残、芳华既逝的视觉冲击，情绪上往往更为沉郁厚重。这种随节令推移而层层递进的情感结构，使晏殊的“伤春”词呈现出时间感与情感流动性相融合的美学特质，也为后续深入探讨其词中各类“伤春”情绪打下基础。

### 2.2.1 早春

在春意初现之际，即萌发伤春之情，是宋词中一种颇具哲理意味的表达。早春时节，本应万物萌动、欣欣向荣，然而词人却已然预见其将终的结局，从春之初便感到其终结的不可避免。此类作品的情绪基调往往是“未见其盛，先知其衰”，表现出词人对人生与时间流逝的深刻敏感。如晏殊《更漏子·雪藏梅》云：

“雪藏梅，烟著柳。依约上春时候。初送雁，欲闻莺。绿池波浪生。

探花开，留客醉。忆得去年情味。金盏酒，玉炉香。任他红日长。”<sup>57</sup>

---

<sup>57</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6。

首句描绘了早春乍暖还寒之际的景象，梅花尚未尽开，柳条初显烟色，词人已从这微妙变化中感受到春意的将临与短暂。在“金盞酒”<sup>58</sup>句中，虽有对春日闲适的享受，但更隐含“红日长”亦终有尽之意。

此词主旨在当前景色之撩人怀旧，其着眼处在上春时候，而无聊之至，但又任其红日自长而已。<sup>59</sup>春光初现之时，本应欣欣向荣、万物苏生，然晏殊却于此时生出“怀旧”之意，显露出一种超越季节本身的内在情绪。这种“无聊之至”并非真为百无聊赖之感，而是表露出富贵闲中对时光流转的惘然自知，带有哲思色彩的精神空寂。即此琐琐之节物，缀为小词，使以妙绪，便觉春意盎然。<sup>60</sup>晏殊擅长将春日寻常景物点染入词，如红日、东风、轻寒、草色等节物，在他笔下皆得情感寄托，化平淡为隽永。词虽短小，却因其辞藻温润、情致深细，使读者从词句中感受到浓烈春意与轻愁交融之境。晏以情深之人当显达之位，乃有此闲思，有此妙笔，其轩冕北宋已矣。<sup>61</sup>晏殊身处权高位显，依然不改其细腻情怀，正是在“宠辱不惊”之中，方能凝练出这等精雅词句。他以官居高位之身写就婉约词章，体现了“达则兼济天下，闲则自抒情怀”的文化理想，其人、其词，皆可谓北宋词坛之“轩冕”典范。此类“闲思”正因出自贵族文人之手，更显其词风雅正而不俗，深情而不滥。

又如《殢人娇·二月春风》所写：

---

<sup>58</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6。

<sup>59</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6。

<sup>60</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6。

<sup>61</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6。

“二月春风，正是杨花满路。那堪更、别离情绪，罗巾掩泪，任粉痕沾污。争奈向、千留万留不住。

玉酒频倾，宿眉愁聚。空断肠、宝箏弦柱。人间后会，又不知何处。魂梦里、也须时时飞去。”<sup>62</sup>

“二月春风，正是杨花满路。”表面描写春色繁盛，杨花飞舞，实则“争奈向、千留万留不住”，表达出春意虽浓，却终将流逝的无力感。这种在春光初现时即感受到无法挽留的愁绪，正是早春伤春情绪的典型特征。

再如《滴滴金·梅花漏泄春消息》：

“梅花漏泄春消息。柳丝长，草芽碧。不觉星霜鬓边白，念时光堪惜。兰堂把酒留嘉客。对离筵，驻行色。千里音尘便疏隔，合有人相忆。”<sup>63</sup>

“梅花漏泄春消息。柳丝长，草芽碧。”<sup>64</sup>词人从细小的季节征兆中即生忧思。“念时光堪惜”一句直陈主题，将早春的感转化为人生流逝的隐喻。

---

<sup>62</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01。

<sup>63</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61。

<sup>64</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61。

这类作品中，“春”不仅是季节，更是生命、记忆与感知的投影。早春的伤春词往往情绪微妙、含蓄蕴藉，词人不以悲痛直陈，而是借景传情，于即将开始中已见落幕的征兆，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与时序感伤。

### 2.2.2 盛春

盛春应是春色最浓、景物最盛之时，但晏殊却往往在此时刻表达出对未来流逝的预感，甚至在明媚春光中夹杂浓重的感伤。此种“盛中见哀”，使作品具有一种繁华背后的失落感，是词人以审美直觉对无常人生作出的敏锐体认。在《木兰花·帘旌浪卷金泥凤》中：

“帘旌浪卷金泥凤。宿醉醒来长惺忪。海棠开后晓寒轻，柳絮飞时春睡重。

美酒一杯谁与共。往事旧欢时节动。不如怜取眼前人，免更劳魂兼役梦。”<sup>65</sup>

“海棠开后晓寒轻，柳絮飞时春睡重”<sup>66</sup>，描绘出典型的盛春图景。然而词人却写“往事旧欢时节动”，说明眼前的美景反而激起内心的惆怅与感伤。尾句词人将繁华的景致与内心负担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盛中藏哀的伤春情绪。

---

<sup>65</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76。

<sup>66</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76。

《踏莎行·绿树归莺》同样表现了这种盛春即怅的特点：

“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当歌对酒莫沈吟，人生有限情无限。  
弱袂萦春，修蛾写怨。秦筝宝柱频移雁。尊中绿醕意中人，花朝月夜长相见。”

67

“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本应是莺歌燕舞、绿树成荫之时，词人却以“如流电”形容春光之迅疾、易逝。下阕“人生有限情无限”，更是将盛春之景提升为人生哲思，表达出词人内心深处的哀婉情感。

又如《酒泉子·三月暖风》中所云：

“三月暖风，开却好花无限了，当年丛下落纷纷。最愁人。

长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且留春。”<sup>68</sup>

以“三月暖风”开篇，点出正值暮春时节，万物繁盛、花开如锦，营造出一个充满生机与美感的盛春画面。词人沉醉于眼前春色，却又在盛景之中隐约感受到春意将尽的讯号，进而触发“伤春”之情。“当年丛下落纷纷”虽写的是“当年”之事，却与眼

---

<sup>67</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09。

<sup>68</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72。

前盛春之景并置，形成对照。这种“未伤先感”的怅惘，正是盛春主题的典型表达——春色未尽，伤感先来，愁绪隐伏在明媚背后。“最愁人”三字点明情绪核心，春光虽盛，却因其稍纵即逝而令人愁绪满怀。下片以“长安多少利名身”写世俗名利之人，暗讽他们忙于功名利禄而无心欣赏春光，衬托出词人内心对自然与人生真趣的追寻。

“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则显出词人欲逃离尘世、沉醉春日芳菲的愿望，“且留春”三字更具双重意蕴——既是留春之景，亦是留春之心，反映出词人对盛春之美的珍惜与不舍。整首词将盛春之景与哲思之情融为一体，体现出晏殊词中那种在明媚中见淡愁、于盛景中生怅意的独特艺术风格，也恰是“盛春即伤”主题的典型体现。

盛春伤春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情感并不源自外部现实的凋零，而是在春意最浓时即内生忧思。这种心理上的“先怅”，是宋词特有的敏感气质在时间意识中的自然流露。

### 2.2.3 暮春

伤春主题的时间背景集中在春末或暮春阶段，这是春季将尽、草木衰败的时期。春季富有动感，充满变化，容易引起词人内心世界的感召与兴发。<sup>69</sup>对于晏殊而言，这一时间节点不仅仅是自然现象的呈现，更是情感与哲学思考的重要契机。伤春中更多

---

<sup>69</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26。

的是另一种暮春之伤，所谓见悲景生悲情。<sup>70</sup>暮春之际的景象，如落花、柳絮、燕归等，构成了晏殊表达伤春主题的关键意象。例如，《踏莎行·小径红稀》：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71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sup>72</sup>，写到酒醒以后景象，浑如梦寐，妙不着实字，而闲愁可思。<sup>73</sup>正是以斜阳映照暮春景色，勾画出时光流逝的无奈和对生命短暂的感慨。

“暮春伤春”是宋词中最为常见、情感最浓烈的一种伤春表达。此时节，春意渐远，草木凋残，词人目睹繁华即逝的春景，心中常生黯然与无奈。与早春的“未盛先衰”及盛春的“盛中见怅”不同，暮春之“伤”，乃在亲见春归之际的彻骨体悟，是从外物衰败中生发出的沉痛感情。

叶嘉莹指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适于言情，而不适于说理，故一般词作往往多以抒情为主，其能以词之形式叙写理性之思致者，则极为罕见。”<sup>74</sup>，然而晏殊却能突破这一局限，在抒情之中融入思致，将哲理与感怀巧妙融合。以《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为例，晏殊在其中写道：

---

<sup>70</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26。

<sup>71</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11。

<sup>72</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11。

<sup>73</sup>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页70。

<sup>74</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2。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sup>75</sup>

词人由“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sup>76</sup>发端，转至“怜取眼前人”，在感伤春光流逝的同时，展现出珍惜当下的理性觉悟。正如叶氏所言，“在认知了‘念远’与‘伤春’之徒然无益以后，乃表现出‘不如怜取眼前人’之面对现实的掌握。”<sup>77</sup>这首词将“年光有限”的人生感慨与“落花风雨”的暮春景象交织在一起。词人感受到的并非抽象的哀愁，而是与具体春景相关的心痛。“更伤春”三字点明情绪根源，词末又回到“怜取眼前人”的现实寄托，将暮春感伤引入生命与情感的当下反思。

如《望汉月·千缕万条堪结》中云：

“千缕万条堪结，占断好风良月。谢娘春晚先多愁，更撩乱、絮飞如雪。

短亭相送处，长忆得、醉中攀折。年年岁岁好时节。怎奈尚、有人离别。”<sup>78</sup>

---

<sup>75</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1。

<sup>76</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1。

<sup>77</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2。

<sup>78</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74。

此词整体情境设于春暮，意象层层叠加，以柳絮飘飞、良辰美景、离愁别绪交织出浓郁的“暮春伤春”氛围。首句“千缕万条堪结”，即写柳条依依，柔软纷披，极具视觉效果，“堪结”暗示柳条可折作赠别之物，隐含离别意绪。而“占断好风良月”，则将柳条与春风明月结合，使伤感在美景中隐隐浮现，构成“以乐景写哀情”的典型词法。

“谢娘春晚先多愁”一句，则点出人物与时令的双重情绪来源。谢娘，代指送别之女子，春暮之际，情思更添愁绪。“更撩乱、絮飞如雪”将柳絮比作飞雪，空中纷扰，正如人心的杂乱、离愁的飞扬，既形象又富有象征意味。这里的“撩乱”既写景又写情，是暮春时节令人动心的“触媒”。过片后，由眼前景象转入回忆，构成时间上的递进。送别地点虽在短亭，但回忆绵长；“醉中攀折”写当时即兴折柳赠别，情深意重，更添今日之伤感。此处暗合“折柳赠别”之传统习俗，使情景交融，情绪更为厚重。结尾句中，前半看似豁达，似在安慰，然“怎奈尚”三字转折有力，直刺人心，表达了即使春色年年如旧，人生的离愁却总难避免。这种“年年有春光，而年年有离别”的感叹，是伤春主题在暮春时节最深沉的体现。

整首词情感曲折，结构严谨，通过暮春景象的描写与离情别绪的渗透融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晏殊伤春词中的“哀而不怨，愁中带雅”的婉约风格，也精准诠释了“暮春即感逝”这一细腻情绪类型。

晏殊在暮春词中常以“斜阳”、“花落”、“风雨”等外在景象映衬内心感怀。他不刻意渲染衰败，而是于自然规律中自然而然地生出惆怅。这种哀而不伤、婉而不凄的笔调，是晏殊在暮春伤春书写上的独特风格，也体现了北宋士大夫在浮华与衰颓交织中的沉静审美。伤春是人生速逝之憾，是生命意识的体现，从珍惜生命中即可生

出积极有为、自我勉励之志，又可化作消极颓放、及时行乐之情。<sup>79</sup>晏殊正是借助春末的转瞬即逝，将这种矛盾的情感交织于细腻的笔触之中，既有对美好生命的珍视，也有对盛景难留的默然接受。在他词中，春光的消逝并非绝对的悲观，而是一种温婉地体悟世事无常、寄情自然的内在过程，展现出超越具体情境的普遍人生感怀。因此，他的“伤春”是一种文人情思的细致描写，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的深层反映。

---

<sup>79</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44。

## 第三章 “伤春”主题意象与情感

### 第一节、“伤春”主题的意象

晏殊的《珠玉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包括各种自然环境与现象。这些意象不仅描绘了自然景物，还承载着词人复杂的情感与哲学思考，是伤春主题的关键表现手段。晏殊以“化俗为雅”的手法，将日常物象升华，在婉约含蓄中表达了其对生命本质的思考，通过这些意象，晏殊成功地将自然现象与时间流逝、人生无常的深层次主题结合起来。

#### 3.1.1 植物意象

在晏殊的伤春词中，植物意象尤为丰富，是表达春意与情感波动的重要媒介。植物能够触情、生情、传情是因植物与四季变更的天然联系<sup>80</sup>，以及其千姿百态的外形特点有关。<sup>81</sup>植物意象不仅营造出季节氛围，也承载了词人对时光流转与人生无常的感慨。《珠玉词》的花卉意象呈现了其富贵闲适的生活图景，又寄托时光易逝的感慨。<sup>82</sup>例如在《更漏子·雪藏梅》中，“雪藏梅，烟著柳”<sup>83</sup>两句通过“梅”与“柳”的并置，

---

<sup>80</sup> 冯旸旸，《全宋词植物意象研究》（广东：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页1。

<sup>81</sup> 冯旸旸，《全宋词植物意象研究》，页2。

<sup>82</sup> 刘绪衡、胡婵媛，〈富贵与闲适：晏殊《珠玉词》中的意象解读〉，《牡丹》2025年第14期，页24。

<sup>83</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6。

呈现了冬去春来之交的景象，梅花在残雪中绽放，柳枝在轻烟中抽芽，暗示了春意初萌的敏感与稍纵即逝。

“落花”意象的生动能够表达出了词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出词人内心的愁绪，给人一种哀艳之美。<sup>84</sup>如《蝶恋花·帘幕风轻双语燕》中以“馀花”落尽来表现春光即将结束的景象，花谢象征时光流逝，引发词人感伤之情。植物作为自然界中最直观的春之象征，其生长与凋谢常被晏殊用来比喻人生境遇，强化“伤春”主题。例如《踏莎行·小径红稀》中的“红稀”暗示花开已过，春光渐衰。《采桑子·红英一树春来早》中“红英”则呈现早春之艳丽，但随即“一夜风雨，暗落繁枝”<sup>85</sup>，突出了因见落花而伤感、落寞的心理<sup>86</sup>，强化了对春之短暂与无常的感慨。

在诸多植物意象中，“柳”可谓是“伤春”气质的象征之一，其词作中反复出现的“柳”意象，既是劝解友人，也是劝解自己。<sup>87</sup>晏殊词作中的“柳”意象形成了其温润秀洁，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风格。<sup>88</sup>晏殊《望汉月·千缕万条堪结》中“千缕万条堪结，占断好风良月”<sup>89</sup>描绘出春暮时节柳条纷披、随风飘荡的景象。“千缕万条”形容柳条之繁复，柔长如丝，极具视觉与情绪的牵引力。“堪结”二字既可理解为柳条可折、可系，也暗示送别、离愁之意，与后文“短亭相送处”相互呼应，形成“折柳赠别”的伤春主题。此词通过柳条的摇曳传递出对良辰美景即将终结的感知，柳意即愁情。《相思儿令·昨日探春消息》中的“谁教杨柳千丝，就中牵系人情”<sup>90</sup>，则以“杨柳”暗示离别情愫，也是一种感物生情的意象的延伸。

---

<sup>84</sup> 李春艳，《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河南：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43。

<sup>85</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55。

<sup>86</sup> 李春艳，〈宋词中的落花意象〉，页36。

<sup>87</sup> 张芳芳，〈浅析晏殊词的柳意象〉，《学苑教育》2019年第2期，页17。

<sup>88</sup> 张芳芳，〈浅析晏殊词的柳意象〉，页17。

<sup>89</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74。

<sup>90</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59。

### 3.1.2 动物意象

动物意象在晏殊词中常作为情感载体，以燕子、莺、雁、蝶等春日常见之物，体现自然变化与情感的交汇。例如，《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中，“有燕过”暗示春回大地，燕子作为春的使者，其出入阁帘间的形象既展现了季节转换，也引发了词人对时光流转的伤感。在《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以“归燕”作为春天重临的象征，带来熟悉却难以挽回的记忆，构成了浓厚的怀旧氛围。

晏殊词中常将“燕”这个意象与“双”连用，通过燕子的“双飞”来表达“人的孤寂”。<sup>91</sup>《蝶恋花·帘幕风轻双语燕》中“燕”体现了双燕呢喃的春日情景<sup>92</sup>，然而“馀花落尽”又使得这幅画面带上一层惆怅。《采桑子·红英一树春来早》中“蝶怨莺悲”，则将人的哀愁转化为自然中动物的共鸣，形成情与景、人与物的共感共鸣。

### 3.1.3 气候意象

气候意象如风、雨、雪、晴、寒、阴等，贯穿于晏殊的词作中，成为“伤春”情绪的重要铺垫和催化剂。在《浣溪沙·三月和风满上林》中，“三月和风”以轻柔之风揭开春天序幕，然而“又春阴”又转瞬渲染了春光短暂的愁绪。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夕阳西下几时回”<sup>93</sup>，通过“夕阳”传达日暮的怅惘情绪；而“落花”与“风雨”作为晏殊词中频繁出现，如《浣溪沙·一向年光

---

<sup>91</sup> 孙庆坤，〈“燕”意象在晏殊词中的运用〉，《散文百家》2020年第3期，页131。

<sup>92</sup> 孙庆坤，〈“燕”意象在晏殊词中的运用〉，页131。

<sup>93</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21。

有限身》所言“落花风雨更伤春”<sup>94</sup>，进一步强化了春光易逝之感。《相思儿令·春色渐芳菲也》中的“落花”与《踏莎行·小径红稀》中的“蒙蒙乱扑行人面”的杨花，均表现出风物飘零与人的无奈感受。气候的细腻描写为词作营造出浓厚的感伤氛围，是晏殊借物寄情的手法之一。

## 第二节、“伤春”主题的情感

晏殊词中“伤春”之所以耐人寻味，并非仅停留在春色凋谢的表面，而是借春光消逝映照人生情感的复杂层次。其伤春情绪常隐含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富贵闲情下的怅惘，以及情感离别的哀伤，层层推进，构成宋词中婉转动人的情感图谱。

学者叶莉曾提出，晏殊词的审美特色主要体现在其“以理节情”<sup>95</sup>、“含蓄蕴藉”<sup>96</sup>、“纤细柔美”<sup>97</sup>。晏殊词中，念远之悲叠加伤春之愁，倍添哀思，但即使再伤春，也无法挽留春光的流逝，这种悲伤终归虚空。这正体现出晏殊对伤感情绪的一种理性认知，折射出“以理节情”的审美追求；而那未尽之意、未言之情，又通过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得以传达，是其词中“俊”的体现<sup>98</sup>；再辅以致柔婉的词调与微妙精巧的意象铺陈，方能传达他内心纤细幽微的感受，从而形成一种温润中见深思、婉约中寓哲理的独特美学气质。词学大家叶嘉莹则在《灵谿词说》中系统论述了晏词的美学特色，并将其与冯延巳词作比较，指出二者虽同为“感发深意”之词人，但晏殊自有独特之处。她指出：“晏词与冯词在作者之本质方面，固早有相近之处……故世之论词

---

<sup>94</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31。

<sup>95</sup> 叶莉，《试论晏殊词的审美特色》，《滁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页13。

<sup>96</sup> 叶莉，《试论晏殊词的审美特色》，页13。

<sup>97</sup> 叶莉，《试论晏殊词的审美特色》，页14。

<sup>98</sup> 叶莉，《试论晏殊词的审美特色》，页14。

者，多谓晏词出于《阳春》，斯固然矣。然而凡文学艺术之创作，又多贵在其能于继承之外，别有开发。晏词之所以可贵，即在于其能在继承冯词之风格以外，更有属于一己之特色多端。”<sup>99</sup>叶嘉莹所强调的“开发”并非仅指技巧上的变化，而是指晏殊能在冯词典雅抒情的基础上，融入自身仕宦经历所形成的旷达胸襟与哲理思考，使词境由浅入深，形成一种温润中带有理性思索的美学气质，开拓了婉约词由情至理的新路径。

### 3.2.1 时光易逝、及时行乐

流光易逝，时序惊心，又能使人生出及时行乐之感。<sup>100</sup>这种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知，常引发文人内在深沉的情绪波动。在晏殊的词中，这种感怀并不止于悲叹，更进一步转化为对当下美好生活的珍惜。他以春之将逝作为情感的触媒，化“伤春”为“惜春”，进而发展为“及时行乐”的人生哲思。晏殊对“时光易逝”意识的表达，常以惜春为引，伤时为本，最终导向“及时行乐”的人生体悟。如《清平乐·春花秋草》中写道：

“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总把千山眉黛扫。未抵别愁多少。

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sup>101</sup>

---

<sup>99</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2。

<sup>100</sup>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页45。

<sup>101</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47。

词中写道：“春花秋草，岁岁年年人老。”<sup>102</sup>短短八字即道尽四季更迭与人生老去的规律，将个体的命运嵌入自然节序之中，生出强烈的感时之感。而下句则更显出对人事无常的叹惋。纵有美酒良辰，亦难挽旧人旧游，只剩春草萋萋。末尾一句，透出一种审美化的超然姿态，将悲伤转化为温柔的自省，既有伤春之意，更寓及今之乐的思想。在春秋更替之中，词人感受到的不只是季节轮替，更是对韶华飞逝的忧惧，促使其珍惜当前美好。

《木兰花·燕鸿过后莺归去》也体现出类似情绪：

“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

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sup>103</sup>

句中“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好的年华与爱情难以长保。<sup>104</sup>“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sup>105</sup>花间饮酒虽为表象，实则寄寓着词人对转瞬即逝春光的珍惜与抵御感伤的方式。这类“行乐”并非放纵，而是与对春日短暂生命经验的哲理性认识相关联，形成了晏殊词特有的“哀而不戚，乐而不淫”的气质。

---

<sup>102</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47。

<sup>103</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77。

<sup>104</sup> 张淑琼，《唐宋词新赏（五）》（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页31。

<sup>105</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77。

### 3.2.2 富贵闲愁

唐宋词中还有一种情感是诗中极少表现到的，说它是情感还不如说它是心绪或情绪，它可能是受外物的触动而有所感，故发而出之；也可能并非真的是“感物而动”，只是情外物发之而已。<sup>106</sup>但又不同于“夕阳芳草本无粮，才子佳人空白悲”，而是一批达官显贵在流连光景时流露出的闲愁，故把它称为“富贵闲情”。<sup>107</sup>这种“富贵闲情”并不是基于个人困顿或者具体的悲苦，而是一种对外界自然或人生片段的细腻感知所引发的内心波动，它因富足的物质生活而生，是在世俗的安逸与精神上互相交织而成的一种特殊情感。这样的情绪在闲适的环境中得以滋生，并以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词人们借助自然意象，把这种情绪转化为富有艺术感的词句。

富贵闲情之所以在唐宋词中得以突出表现，与词的文学属性密不可分。词不同于诗中常见的浓烈愁思与激荡情感，它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感怀与细腻情绪。唐宋词中的“富贵闲情”正是这种文学特质的集中体现。达官显贵们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通过词作抒发的情感，不仅超脱了现实的利害纠葛，更呈现出一种闲散、雅致的精神世界。因此，这种“富贵闲情”并非无病呻吟的空洞情感，而是经过细腻观察与艺术化表达后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既反映了唐宋词人的生活方式，也展示了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独特审美价值。

---

<sup>106</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18。

<sup>107</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18。

晏殊身为北宋时期的一位太平宰相，富贵优渥，在真宗和仁宗两朝长期身处高位<sup>108</sup>，他少年得志，仕途顺遂，生活富足。“富贵优游五十年”，又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因此，寄情歌酒，留连光景，自然成了他《珠玉词》的重要内容，“一曲新词酒一杯”正是其生活的真实写照。<sup>109</sup>他在繁华与富贵之中，始终对时间的流逝怀有深切的感慨。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他的伤春主题充满哲学意味。显赫的地位与丰裕的生活，为晏殊创造了一种安逸、宁静且闲适的环境，这种氛围也赋予了他的词作独特的闲适意境。吴小英认为晏殊的例子生动说明了唐宋词中的闲情美和富贵趣之间的联系。<sup>110</sup>

唐宋词中的抒情虽也多哀伤，但这种哀伤超越于现实利益之上，往往因心境而起，是一种飘忽不定、轻淡渺茫的情绪，与一般具体可感的愁苦不可同日而语，属于典型的“闲愁”。<sup>111</sup>闲适的风度使他们常以一种超功利的心态去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大自然，因此唐宋词中的闲情其实是一种轻愁。<sup>112</sup>而晏殊的伤春情感是一种独特的“闲愁”，既不同于唐代诗歌中浓烈的家国情怀，也区别于南唐词中的亡国悲情。这种“闲愁”更多地表现为对时间流逝、生命短暂的细腻感知和内心反思。例如，《破阵子·春景》：

---

<sup>108</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19。

<sup>109</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20。

<sup>110</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20。

<sup>111</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22。

<sup>112</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22。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sup>113</sup>

二十四节气中，春分连接清明，这正是一年春光最堪忧留念的时节<sup>114</sup>，描绘了春天渐逝的景象，表现了一种轻柔却深刻的感伤。“燕子来时新社”词篇开头一句，其精神全在于此<sup>115</sup>，以景传情，寄寓春归时节的感怀与怅惘。

晏殊身为北宋宰相，其词中“伤春”常因身处富贵之中却无急迫之愁，故而多了一分闲愁的姿态。这种情绪不同于中唐诗人身处动荡之中的悲苦，而是一种由清闲生活中所引发的感性沉思。如《酒泉子·春色初来》中写道：“明朝后日渐离披。惜芳时。”<sup>116</sup>面对满园春色，词人却预感到不可久留，感慨“芳时”将逝，在无事中萌发深愁。《殢人娇·二月春风》更写道：“罗巾掩泪，任粉痕沾污……争奈向、千留万留不住。”<sup>117</sup>这类“愁”既非生活所迫，也非情感破裂，而是在美景与记忆中生出的愁绪，正是富贵安逸下的感性反应。此类“闲愁”并非虚情假意，而是知识阶层面对春色、生机与生命无常时自然产生的情绪波动，是宋人词风“温润含蓄”的典型体现。

<sup>113</sup> 唐圭璋、缪钺、叶嘉莹等，《唐宋词鉴赏集成（上册）》，页 513。

<sup>114</sup> 唐圭璋、缪钺、叶嘉莹等，《唐宋词鉴赏集成（上册）》，页 513。

<sup>115</sup> 张淑琼，《唐宋词新赏（五）》，页 66。

<sup>116</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 73。

<sup>117</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 101。

## 第四章 “伤春”主题表现手法

### 第一节、修辞

晏殊词在“伤春”主题的表达上，风格典雅、章法工整，不仅体现在其遣词造句的精妙之处，更表现在对传统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上。他通过比兴、拟人、对仗、排比等修辞方式，将感性情绪转化为深厚的文学感染力，而其善于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技法，也为“伤春”意境增添了浓郁的诗意氛围。

关于晏词之特色，如其闲雅之情调，旷达之怀抱，及其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艳情而不纤挑诸点。<sup>118</sup>此种风格的形成，既受其个人性情与生活环境之影响，亦体现其词作中所追求之审美理想与价值取向。晏殊能在传统婉约词风的基础上融入自身的修养与眼界，使其作品既不流于纤弱感伤，亦不陷于艳俗浅薄，而是在平和中见真意，于典雅中显格调。王国维亦在《人间词话附录一》中评论道：“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sup>119</sup>此语高度概括了晏殊等人的词作风格：不求雕饰，不事矫揉，自然而妍雅，乃真词人之风骨。

---

<sup>118</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1。

<sup>119</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一“美成词多作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页4273。

#### 4.1.1 比兴、拟人

比兴和拟人是晏殊描绘春景、寄托情思的重要手法。通过比兴，词人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借具体之物启发读者的联想；而通过拟人化的处理，则使自然景物具有情感与生命，从而增强了抒情的感染力。

晏殊在《相思儿令·春色渐芳菲也》中善用“比兴”手法表达情绪。开头“春色渐芳菲也，迟日满烟波”<sup>120</sup>借春景的渐盛兴起，引出词人内心的情绪波动。紧接着“争奈落花何”则以花落之景作比，转入愁绪感怀。这种由春色兴起、再借“落花”寄意的写法，正是典型的比兴表现。词人通过自然景象引发内心情感的递进演绎，层次分明，情景交融，使“伤春”不止于客观描绘，更富有主观感受与象征意义。《木兰花·燕鸿过后莺归去》中表面直写感事、抒情，实际似有寄托，比较特殊。<sup>121</sup>表面直抒感事离情，实则节春光易逝与离别无奈，寄寓对人生无常的隐忧，情感深沉含蓄。

在《采桑子·红英一树春来早》中，“蝶怨莺悲”以拟人手法传达出春日花落、情绪哀愁的氛围。这里的“怨”与“悲”虽属动物，却带有人类情感的投射，使“满眼春愁”更具共鸣。词人赋予蝴蝶和黄莺人类的情感与反应，将其对花落之怨与悲具象化、情感化，从而传达自身的伤春之情。这种情感投射，使客观自然景象富有情感温度，是典型的“借景抒情”。此外，首句“红英一树春来早，独占芳时”中“独占”本为人类行为，亦暗含轻度拟人意味，为后文春意骤变与情绪转折埋下伏笔。整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景象描绘，进一步强化了“春情易逝”的惆怅氛围。

---

<sup>120</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60。

<sup>121</sup> 张淑琼，《唐宋词新赏（五）》，页31。

#### 4.1.2 对仗、映衬

在晏殊“伤春”词作中，不仅意象丰富，语言的修辞技法也精致讲究，尤其擅长运用对仗与映衬，使伤春情感在形式与内容上高度融合。一方面，对仗句的运用增强了节奏美与格律感。如《木兰花·池塘水绿风微暖》：

“池塘水绿风微暖。记得玉真初见面。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

玉钩阑下香阶畔。醉后不知斜日晚。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sup>122</sup>

第二联“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sup>123</sup>构成典范对仗，这是此词中脍炙人口的工丽俊语。<sup>124</sup>前句“重头歌韵”对“入破舞腰”，后句“响铮琮”对“红乱旋”，不仅句式工整，且意象与动感并列，使画面极具生动张力。紧接的“玉钩阑下香阶畔，醉后不知斜日晚”亦为工整对仗，不仅对仗于结构层面成立，更在意境上呈现出由宴饮欢娱过渡至春暮日斜的惆怅氛围，细腻表达了词人对流光易逝的感伤。

另一方面，晏殊善用映衬，以一动一静、一来一去的意象对照深化情绪表达。在《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sup>125</sup>便是极为经典的映衬：花落象征春去、事逝，燕归则暗含旧时之景重现，一去一归、一衰一

<sup>122</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79。

<sup>123</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79。

<sup>124</sup> 张淑琼，《唐宋词新赏（五）》，页36。

<sup>125</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21。

喜，情感因对照而更显层次分明。通过“落花”与“归燕”之间的强烈反差，强化了词人对时间无情流转的感慨，也映照出对往昔美好春光的怀恋与无奈。

晏殊通过这些精巧的修辞安排，使“伤春”不仅停留于自然景物的感怀层面，更在词句工整、映像交错之间，将个人情绪、时代气质与艺术形式交织为一，展现出北宋婉约词的语言魅力与审美深度。

## 第二节、情景交融与借景抒情

“情景交融”与“借景抒情”是宋词中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方式，晏殊词中的“伤春”情绪多借自然景色予以铺陈，情由景生，景因情动，彼此交融，不可分割。晏殊的伤春主题往往通过多层次的情感表达呈现，从对自然变化的细腻感知到对生命无常的深刻叹息。例如，在《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明为怀人，而通体不着一怀人之语，但以景衬情。<sup>126</sup>词人从落花的无可挽回延伸到对燕归的隐约希望，情感基调从无奈到稍许慰藉层层递进。细读法通过对词句细节的解读，深入揭示伤春情感在层次上的流动性。

此外，叶嘉莹也提到“能以词之形式敍写理性之思致者，则极为罕见”。<sup>127</sup>晏殊正是少数能于词中寄托理性思维的词人之一，其作品不仅传达情感，更蕴涵对人生、时序与际遇的冷静观照。他不以直抒胸臆为高明，而是在情与理的交融中，构建出一

---

<sup>126</sup>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页64。

<sup>127</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1。

种内敛沉稳的表达方式，使词作具有超越个人私情、趋向普遍理性认知的深度，其艺术风格因而超脱流俗，别开生面。这些“特色”，在叶嘉莹看来，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情中有思”的境界。她认为，“晏殊却独能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中，在伤春怨别之情绪内，表现出一种理性之反省及操持。”<sup>128</sup>，此评价不仅提升了晏词的思想深度，也拓展了词体抒情的边界，赋予其更持久的艺术生命。

晏殊善于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将个人情感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晏殊的《破阵子·春景》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春日乡村的生动图景。全词通过自然景物与人事活动的结合，将伤春情感隐含于轻松欢快的场景中，展现了晏殊“哀而不伤”的艺术风格。细读法通过逐句解析，探讨词人如何利用景物描写深化伤春情感，并赋予作品浓厚的艺术感染力。在这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下，词作不仅具有鲜明的画面感，还表达了词人对春日短暂、人生易逝的复杂情感。

晏殊的伤春词常以双片结构呈现，情感与意象在上下片之间形成递进关系。例如，在《踏莎行·细草愁烟》：

“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

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129

<sup>128</sup>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页112。

<sup>129</sup>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页105。

上片以“细草愁烟，幽花怯露”表面上只是景物叙写，所写的皆为外在景象，实际上内含作者极敏锐的感受。<sup>130</sup>先是开启对暮春景象的描绘，展示了春末细草与幽花在暮春烟雨中的萧瑟景象。细草与幽花原本是生机盎然的象征，但在此却被赋予了“愁”和“怯”的情感，表现了春光将逝的怅惘与无奈。下片则转向对“新愁”“旧怨”的情感描述，逐步深化伤春主题。细读法通过分析上下片之间的衔接与转折，揭示词人在结构安排上的巧妙构思。“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一语，更是借景达情的典范。晏殊极细腻的情思与细密的对偶形式结合为一体。<sup>131</sup>词人以垂杨象征挽留，却反映出其无法真正系留离人之无奈，景中寓情，凄婉动人。

晏殊在“伤春”词中巧妙运用写作手法，令语言工整而富于变化，情感深挚而含蓄蕴藉。其写作技巧与审美旨趣的高度统一，使其词作在“伤春”主题上展现出丰富的表达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

<sup>130</sup> 张淑琼，《唐宋词新赏（五）》，页47。

<sup>131</sup> 张淑琼，《唐宋词新赏（五）》，页47。

## 结语

本文通过对晏殊《珠玉词》中“伤春”主题的系统探讨，揭示晏殊如何借春景抒情，以春之易逝映射人生无常，构建富有哲思与美感的抒情空间。其词作在自然意象的反复咏叹中，表现出宋代士大夫在富贵闲适中的感怀与超然，兼具个体情思与文化气质。

首先，从时间视角来看，晏殊的“伤春”分为早春的预感、盛春的怅惘与暮春的感逝，体现出春之全过程中的情绪变化。尤以暮春之际“花落燕归”的景象引发的感伤情绪，最为深沉隽永，映射词人对生命流转、时光飞逝的深切体悟。这种时序意识体现为节令上的感怀，亦是人生经验的艺术升华。其次，从意象分析来看，晏殊善于以花、柳、燕、风雨等物象抒情，既写景亦寄情，将春天的流动性与人情的细腻情绪相融合，形成“哀而不伤”、“淡而有味”的伤春氛围。例如“无可奈何花落去”

“斜阳却照深深院”等名句，皆于景色中寓情，于朦胧中显哲理，呈现出高度凝练的美学张力。再者，从情感结构来看，晏殊的“伤春”不仅包含对时光流转之悲，也隐含“及时行乐”的体悟。这种“惜春”意识，在其词中多表现为“劝君莫作独醒人”、“不如怜取眼前人”等语句，蕴含着一种在悲欣交集中取舍人生、把握当下的智慧。其情绪虽不悲怆哀切，却于闲适中更显深远，也体现了宋代文人“宠辱皆忘”的精神气质。

晏殊作为北宋词坛的开创者之一，其“伤春”主题不单反映个体情感，更体现士大夫的整体文化心理。在安定富足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由家国抒情转向内在情感体验，使“伤春”超越情绪宣泄，称为蕴含哲理的艺术表达。他词风温婉秀丽，修辞自然工整，尤善情景交融、借景抒情。本文采用“细读法”分析其词中细腻的语句构成与意象安排，发现晏殊往往在不动声色中层层递进情感，以浅语达深情，使词意余味无穷。其语言虽不激烈，却张弛有度，于克制中见深情，于温润中见风骨。

晏殊《珠玉词》中的“伤春”主题，不仅丰富了宋词的审美表达，也深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时间、生命、情感的哲理探讨。其温润如玉的词风，在情绪的流动中呈现出一种典雅从容、哀而不伤的审美境界。本文通过文本细读、意象分析与情感归纳，力求还原晏殊“伤春”之作的艺术本质与文化价值，为理解北宋词坛的抒情传统与文人心态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晏殊词与其他宋代词人之间的“伤春”比较，以加深对宋词美学谱系的整体认知。

后世对晏殊词的高度评价，既肯定其在婉约词风中的传承与发展，又赏识其将抒情与理性结合的艺术成就。晏殊不仅是北宋“伤春”题材的重要表达者，更以其圆融通透、温润内敛的词风，也为宋词发展提供了一条富于理性与情思交融的路径，堪为词史中不可轻忽的一笔。

## 参考书目

### 专书

1. 邓乔彬，《唐宋词美学》，济南：齐鲁书社，2004。
2.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3.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新北：正中书局，2013。
4.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 唐圭璋、缪钺、叶嘉莹等，《唐宋词鉴赏集成（上册）》，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
6. 王先霭，《文学批评原理》，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 吴梅，《词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9. 张淑琮，《唐宋词新赏（五）》，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
10. 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 专书（古籍）

1. [宋]王禹偁著、雅瑟主编，《宋词三百首鉴赏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2.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2“各家词短长”，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宋]魏庆之，《魏庆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宋]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 [明]杨慎，《词品》“词品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中三境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一“美成词多作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 期刊论文

1. 何宇虹，〈晏殊词学思想内涵与意义〉，《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第 3 期，页 18。
2. 蒋春燕，〈晏殊《珠玉词》词风分析〉，《文学教育（上）》2019 年第四期，页 40-41。
3. 刘绪衡、胡婵媛，〈富贵与闲适：晏殊《珠玉词》中的意象解读〉，《牡丹》2025 年第 14 期，页 24-26。
4. 孙庆坤，〈“燕”意象在晏殊词中的运用〉，《散文百家》2020 年第 3 期，页 130-131。

5. 王安多, 〈论唐宋词中的伤春主题〉,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5 年第 3 期, 页 68。
6. 夏承焘, 《夏承焘集(第一册)》,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7. 叶莉, 〈试论晏殊词的审美特色〉, 《滁州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页 12-14。
8. 张芳芳, 〈浅析晏殊词的柳意象〉, 《学苑教育》2019 年第 2 期, 页 17。
9. 张玉璞, 〈“我正悲秋, 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齐鲁学刊》2002 年第五期, 页 63-68。

## 学位论文

1. 冯旖旎, 《全宋词植物意象研究》, 广东: 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2. 李春艳, 《宋词中的落花意象》, 河南: 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2007。
3. 隋赫楠, 《“伤春悲秋”文学意象诱发混合情绪及时间认知启动研究》, 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附录

表 1：晏殊《珠玉词》伤春主题作品（共 28 首）

编号	词作标题	春季类型	关键意象	情感关键词
1	浣溪沙·三月和风满上林	盛春	牡丹、春风、酒杯	追忆、富贵游赏
2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暮春	燕子、夕阳、落花	无奈、回忆
3	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	暮春	燕子、红花、雨、荷花	愁绪
4	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暮春	落花、风雨、酒席	伤感、劝慰
5	更漏子·雪藏梅	早春	梅花、柳、大雁、莺、花、玉炉	追惜忆旧、惆怅、感慨
6	凤衔杯·留花不住怨花飞	盛春	飞花、宿雨、芳丛、朱槛	愁怨、失意
7	清平乐·春花秋草	盛春	春花、秋草、兔、乌	催老、劝及时行乐

8	清平乐·春来秋去	暮春	燕子、兰、黄叶、西风	怅惘、落寞
9	采桑子·红英一树春来早	盛春/暮春	红英、风雨、蝴蝶、莺	忧愁
10	采桑子·阳和二月芳菲遍	早春	蝴蝶、蜜蜂、花	恋春、慨叹早春易逝
11	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暮春	梧桐、西风、离亭、雁	无奈、觉悟
12	酒泉子·三月暖风	盛春/暮春	花、香桂酒	惜春、劝诫
13	酒泉子·春色初来	早春	花、流莺、粉蝶	恋春、惜时、劝慰
14	木兰花·帘旌浪卷金泥凤	盛春/暮春	海棠、柳絮、美酒	忆旧、孤独、怅惘、珍惜
15	木兰花·燕鸿过后莺归去	暮春	燕鸿、春梦、秋云、罗衣	愁绪、醉梦
16	木兰花·池塘水绿风微暖	盛春/暮春	绿水、暖风、歌舞	回忆、落寞

17	木兰花·朱帘半下香销印	早春	东风、柳信、琵琶、鹦鹉	情中有思、惜春
18	殢人娇·二月春风	早春	杨花、筝、罗巾	别离
19	踏莎行·细草愁烟	暮春	草、花、海燕、垂杨	惆怅
20	踏莎行·绿树归莺	盛春	绿树、莺、燕、燕、月夜	惜春、对酒
21	踏莎行·小径红稀	暮春	春风、杨花、莺、燕	愁梦
22	蝶恋花·帘幕风轻双语燕	暮春	燕、柳絮、落花、朱楼	等待、求而不得
23	秋蕊香·梅蕊雪残香瘦	早春	梅蕊、杨柳、红袖、金乌玉兔	惜颜、愁绪
24	相思儿令·昨日探春消息	早春	绿波、芳草、杨柳	探春、留人
25	相思儿令·春色渐芳菲也	盛春/暮春	艳阳、落花	愁多、拟归

26	滴滴金·梅花漏泄春消息	早春	梅花、柳丝、草芽	惜春、留人
27	玉堂春·后园春早	早春	残雪、寒梅、东风	惜花、回忆
28	望汉月·千缕万条堪结	暮春	飞絮、短亭、好时节	送别、追忆